



1 4  
1777  
31



門 14  
號 1777  
卷 31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五



離卦六五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體也王公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為最貴公侯不嫌為君但俾為王耳又疏以離為附著釋文離字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觀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為退向下為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為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祥不別豈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解此爻云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角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自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3.3.3  
藏書

處之不詳慎也此說為優

文章兩字之學兩字之體變變不已遂至於無窮然用沈存中括棊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棊局之多非世閒名數可紀但連書萬字五十二卽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變動已無名數可紀況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可盡者世閒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以無盡也常試以一二字約之其數遂無所逃一二字旣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為主而欲括盡世閒多言之變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數畀一是也所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旣立一字為主別得一字則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虛減元數畀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云球玉綴

表旒章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縵著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疏云毛以為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為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又云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諭故易傳以猶結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之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李子曰案襄公十六年公羊傳云公會云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

壻為贅壻矣以旗旒諭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據公羊傳與毛鄭二說其實三家俱各不同而詩疏援引公羊之語者以綴贅同音強為說耳世之為文之士不復用古詩說凡言人主之危難便言綴旒甚失義理釋文綴陟劣反又張衛反繆所銜切絳帛韻又史炎切旗幅為繆今孔疏依鄭說云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則繆正當從史炎切讀之而釋文止音所銜反計兩音義必不殊

臣工篇命我眾人疇乃錢耨奄觀銍艾注疇具錢鈹耨錢耨獲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耨鉏類或云鈹也銍獲禾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

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鈹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為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耨鉏類銍獲禾鎌此二物無疑惟錢鈹為刈物之器其義頗昧說文止言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鈹為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鈹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何者農事耕穫悉有次第必先耕種然後鋤耨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耨也銍也詩人以次言之若以鈹為刈物之器銍又為穫禾之器刈即穫也穫即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複而復雜言耨耨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鈹為耕墾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攷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為淹以淹為久既不可從又以觀為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為同孔安國注書亦以奄為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觀漁

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眾農具女錢鏹等物以趨

事候秋成時同汝共觀見其銚刈之功也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廣異

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以大黄射

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乃解去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

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

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不

言勝負何得為虜所勝又能勝虜乎蓋廣敗衄當誅

以騫失期後至而廣獨與虜戰其功過相補此謂自

當亡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淳曰手對戰也黈曰搏戰若鳥獸之

攫搏而戰也如淳言手對戰自何言歟戰自相對

又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師

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士卒以有妻婦

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李子曰謂士氣不起及士身

不時起皆非正謂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賀

詩云霜重鼓寒聲不起蓋用此語

又人持二升糲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

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

備渴黈曰倉卒之際人各持冰一片以備渴若曰人

須五升此甚無理顏以半為判謂判為大片亦太繳

繞半字從片音讀為是

又田蚡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

曰生貴甚謂自尊高示貴寵也黈曰侵與寢同古字

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貴甚貴重之

敬齋古今黃五  
又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  
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折木札  
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  
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肺附二說以上下文斷之其  
後說為優肺附二字此一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又韓安國謂田蚡曰  
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  
任披尋語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為解卻見親  
密之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顏說頗乖  
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敬重已  
故下文云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禮屈於人之  
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  
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意極明白也師古解以禮屈  
之翻謂屈已為屈人是何說邪師古意必以為其下

文有坐其兄北鄉自坐東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  
之當是使人屈節以下已也殊不知蚡始則折節下  
士漸權移人主其終驕恣至於如此耳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  
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能為石人即此特帝在即  
碌碌設百歲後是屬有可信者乎師古曰石人徒  
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而不死  
也碌碌者循眾也石人二說當從後說碌碌言循眾  
非也碌碌苟且意此之一字指田蚡也是屬即汲黯  
鄭當時之屬太后既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故  
又言景帝能為石人而不死邪此田蚡特以帝在  
即得碌碌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黯之屬有可信  
者乎師古以碌碌為循眾則指言景帝汝在尚循眾  
也其說雖通殊為牽強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年老又嗜  
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鞋曰服  
說非張說是張說雖是亦頗鑿禿翁祇謂年老髮少  
耳不必言嗜酒而禿也

又劾嬰瀆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  
害也鞋曰矯先帝詔書以為國家害也

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閒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皇五  
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嶠真才子二也霓裳曲誕妄  
惑人三也妃子竊吹<sup>藍</sup>王玉笛四也田承嗣殺舞馬  
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王轂玉樹曲七也聶隱娘為劍  
俠八也長慶中人見佞鬼九也李尚書以皮城守五  
原死求德政碑十也李義山賦三怪物十一也其言  
論頗涉粗淺恐非坡筆縱是坡筆決其少作然獨記

佞鬼一說為能曲盡小人之所為雖百世不可廢也  
又載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  
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卻應真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蓋中間既  
有坡說而復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槩之不知  
其纂集者誰也

地理新書載三字姓宮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渾角  
音曰侯莫陳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閭此等已不可攷  
而又載三字闕五音者曰破六韓阿逸多等凡六十  
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闕之豈前步六孤等  
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俱無所屬乎夫有是  
姓則有是言有是言則有是音而此六十姓無音者  
當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時未始知之耳且三字  
姓其無音者尚如此之多況自死獨膊并強六斤等

以四字為姓者耶以是知音姓相屬真同戲論  
 用爽厥師則爽為明女也不爽則爽為昧父母昆弟則  
 昆為長垂裕後昆則昆為後驩虞如也則虞為喜閒  
 於憂虞則虞為懼貴介公子則介為大憂悔吝者存  
 乎介則介為小亂臣十人則亂為治亂邦不居則亂  
 為危媚茲一人則媚為忠取媚於上則媚為佞秉心  
 塞淵則塞為實茅塞子心則塞為蔽飲酒溫克則克  
 為良克伐怨欲則克為很降之百祥則祥為吉亳有  
 祥桑則祥為凶汨作則汨為治汨陳五行則汨為亂  
 擾兆民則擾為安庸人擾之則擾為煩必有忍其乃  
 有濟則忍為恕忍人殘忍則忍為暴皇極則極為大  
 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為貧窮大惡之稱因知古人  
 文字字無定論惟所從言之異案此條見卷一第少  
釋虞塞汨五字  
 今人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為二癡此出於殷芸小說

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為可嗤借書送還亦  
 可嗤雖癡嗤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日日  
 采薜蘿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  
 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前聯為勝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按古今詩  
 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  
 詩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  
 藝成賓主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  
 應聲隨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  
 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  
 七非殷七七也東坡此詩誤以韋為殷耳不然二事  
 所載果有一誤也

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天命苟



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黃魯直書淵明責子詩後乃云觀淵明之詩想其爲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於詩可謂痴人前說不得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美爲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而果俗人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皆出於一時之戲誠不可以輕議也當爲知者言之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論否前律曆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

測望之時遠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於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爲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輯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旣名之爲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爲鳥獸之象焉此所以各占之度

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占天星  
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亦可以減之而其外  
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  
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  
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  
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  
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於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  
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  
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  
其測望之時略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月令日在營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  
有三十度總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  
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  
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

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  
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惟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  
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  
李子曰度不別爲一百分而別爲九十六者取分下  
之全數耳若以一度爲一百分則五度四分度之一  
通分內得五百二十五卻以十二辰分之則辰各得  
四十三分七釐五毫亦爲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  
曆法雖有小分小杪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數難  
計故分割之時欲得全分今於分下又帶零數則無  
再分必欲再分則其數轉煩所以度別爲九十六分  
而於除之時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數也

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盡楚世家載  
勸殺張儀者乃謂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簡  
冊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

史故無此例若以為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  
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  
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馬遷筆削時不暇  
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  
辭

乘輿之乘經史音釋俱去聲讀老杜詩巴山云巴山遇  
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而乘字  
作平聲用之似誤

詩采芑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自為鼓聲闐闐自  
為軍旅眾多之狀闐闐猶俗所謂駢闐也而鄭氏以  
為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意恐不其然  
兩無正篇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言為  
善言謂以事類風切凱微之言非也此乃巧言篇所  
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蛇碩言

出自口矣此乃當篇所謂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之行  
言也而毛以蛇蛇為淺意鄭以碩言為言不顧行皆  
非也

信南山疆場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以翼翼  
為讓畔疏又以為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  
場之上翼翼然開整讓畔然則下文黍稷彧彧亦當  
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彧彧然有文禮也尋文  
觀義蓋有如是之理乎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猱  
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  
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喜讒佞而幽王好之則  
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猱之升木  
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  
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於

其九族之中號為君子有微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  
乃於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為人  
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樂與  
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為碩  
人如碩人其頡衣錦綉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  
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為褻似一何所見  
之偏耶

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  
經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  
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為甲以會朝為會甲也以會  
朝為會甲者謂共會于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  
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

己翦殷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為清明也疏謂甲  
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  
潤也春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之趨於鑿  
也疏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  
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  
即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為長李子曰孫毓之言  
非也蹂者按抄之也今之春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  
須重為蹂按然後復投曰中而春之先蹂後簸自為  
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春之際  
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春再蹂春  
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為長則必以蹂為潤  
溼當之以蹂為潤匪治攸聞

既醉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

子曰羣臣助祭之時更相攝歛濟濟然威儀其是可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羣臣所以皆然者豈非君子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動之乎成王之有孝子之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之族類德教所漸天下成風故使羣臣化之威儀如此今鄭氏以爲王之羣臣威儀甚得其宜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則此說失之矣其實經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鄭祇以序稱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誤箋此句直指羣臣若必謂之羣臣則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音果何屬歟疏家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羣臣有此孝行不有匱竭能以此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予汝王以善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君以理推之一何乖異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天下太平以此錫類則宜乎當世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故愆從衍從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非握苗也不忘非舍田也茲成王所以爲令德也夫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達例有此解蓋先公卽是先王之功

揚子重黎篇或問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列而梟磔士猶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音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請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才技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則然後可以分無妄之撓也令美也閒際也違去也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

備五帝所謂自美者也於此之際越不違去之則亦不直矣自令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并以為無道宋咸謂秦無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閒不能違去於秦皆非

桓帝時渤海王惺多不法史弼上書事曰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據隆於友于一句似不成語今詞賦家用此等謂之透字俚俗人道此等謂之歇後是皆破碎之極輕佻之甚固非為文者之所貴也況君臣相與都俞之際可如是之俳乎史筆此章若曰隆友于之情則猶為典雅也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閒挂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修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之頭也孔

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為鼓吹今以蛙鳴為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相於相為也俚俗語耳而老杜詩兩用之贈李八秘書云此行雖不濟良友昔相於奉贈盧五丈參謀云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為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然則短轂則狹車也下澤車言低且狹也又御款段馬注云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注非是款段蓋連絲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則為秦亡之應攷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

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  
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  
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  
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  
復合于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  
惑鎮星太白聚于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  
營室衛地大曆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  
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被兵也貞元四年五月歲星  
熒惑鎮星聚于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分元和十  
一年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危齊分又十四  
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于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  
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推曆度在燕  
分占曰內外兵喪改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  
辰星聚于畢昂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

軍府稱臣以厭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  
于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  
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變人事有  
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也或  
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槩  
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  
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  
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六

謂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邯鄲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之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渭上翁長于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晉書王獻之為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榜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sup>①</sup>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書法錄云魏明帝凌雲臺初成令韋誕題榜高下



異好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籠盛韋誕鹿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爲人人主中俊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凌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爲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爲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榜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挂白榜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sup>①</sup>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

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榜特茶項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夏之車正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以爲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殆皆椎輪制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若金石竹匏土草木七音乃世閒自有之物惟絲不然必蠶於桑者之手而後成焉世本及桓譚許慎皆云神農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則必有弦有弦則必有絲絲之爲用當不專於弦索蓋以織縑帛製衣服而爲之主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說者曰軒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然則羲農之世其無絲也審矣

此時無絲又焉得以爲弦索者乎吾謂蔡邕及世本諸家之說皆妄也弦索之音必自夫黃帝時有之或者難予曰羲農之世果無絲則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結繩而爲網罟曰遂古悠遠是之與非非我輩所能悉大概曩之所爲繩非若今之所爲繩也管蒯之類皆得爲之豈可以網罟而擬弦索哉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入涇渭鄠鎬潦滃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灑灑潢漾安翔徐回嚮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入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其諫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其

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爲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倖理賦雖主于華煥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數千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淳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謂旣云樂琴書矣復何憂之可消乎王先生亦過論矣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言樂以忘憂自謂樂道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惡乎不可

爲政篇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疏云眾星共尊之故釋文其音去聲鄭玄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學者皆讀

從上聲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治曰孔注是邢疏非此蓋謂先德行而後言語也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其言從之邢乃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殊無義理

奚其爲爲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爲爲政乎依疏此說是二爲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爲爲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爲政之實何必爲人復爲政乎上爲字于偽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也猶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則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也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蓋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人若牧之則所謂不失常實者矣而今也畫工鑄師人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畫工鑄師果皆伊尹之徒哉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爲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無再鑄者此攷覈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乾封元年

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是高祖時已置此錢高宗時又鑄之（注）宗時又鑄之不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錢又舊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詢書之也今所存止見詢書者蓋爲分篆二體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少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勿聽令長史

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又廣與右將軍食其趙卜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還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其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廣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刎之莫府三字凡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顏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謂李廣之莫府也若以之爲往以莫府爲衛青莫府則何爲曰急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拒之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

廣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云前以廣不從故令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廣者此二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所居其下諸校尉并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書是也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史又云子夫幸有身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李子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實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

少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于霄漢之表以致敗衄者多矣蓋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觀史筆所著則二子之所遭遇槩可見矣

衛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治曰生獲不當言級此願上斬字爲文而顏顧捕字爲解誤也旣言斬復言捕者先捕得而後斬耳

霍去病傳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

鶴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師古雖破服音然依服音讀其義亦通而顏直不取者正用荀紀文耳此二字集韻亦皆收入去聲蓋與顏意同也老杜詩悉作平聲則實用服注也驃騎之驃今世皆作去聲讀又不作飄音而直作票音則又異于服音矣

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著音切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者謂其過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者猶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治以爲不然殺傷太當止是殺傷大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

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滅十七師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屠音儲師率滅十七者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難曰捷捷報也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滅十七言漢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眾故嘉之師古謂師爲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又謂所滅爲漢兵失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賞去病之功不宜復言漢兵有失亡也二說俱不安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難曰道音導使人先要約令漢軍導入邊界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

騎隨之也治曰今回紇人善畜騾騾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驢種馬子乃自有騾種耳其騾生時須剖母腹亦有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殺母者單于所乘必此輩也以騾堅耐馬易乏故不乘馬而但乘騾也羸字按韻作羸或者羸與裸字同音羸羸聲又相近故借用之不爾乃印本之誤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邱呂反以是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聲讀而音發不著蓋闕

約經齋絕大幕治曰絕字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穴躡鞠也服虔曰穿地築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感躡而戲也躡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鞋曰鞠今之氣毬也古質朴不解著氣故但實之以毛穿穴躡

鞠者穿地築作場穴蹴躡毛毬其中蓋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築毬之巧也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青凡七出則最不得爲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于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爲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思以爲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者云功之最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

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西晉未有此法也于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錢則每三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估四百是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止取錢千是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法亦與

此不同今則應有市易而漏稅者有契坐買主無契  
坐賣主則今之法課之於古大為緻密而詳盡也蓋  
古法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  
不知賣者為不足且無所事券劑故不當輸而買者  
為有餘且文契須在手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  
書匿物不稅則自是賣者之罪此豈不為緻密而詳  
盡于古乎

楊子雲謂餘耳光初竇灌凶終此語頗不類子雲所謂  
光初者謂有昧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吉於  
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為刎頸交  
可不先為光乎其後迭相魚肉是於卒甚昧昧也若  
王孫仲孺則有異為是矣始嬰欲倚夫引繩排根生  
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  
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驩也厥後夫

為嬰故遂怒武安侯蚡罵臨汝侯賢賢灌至眾辱程將  
軍不夫既繫居室蚡遣吏分曹逐諸灌氏嬰媿為資  
使賓客請嬰之夫人諫嬰毋銳救夫恐併得罪嬰曰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盛  
推夫善且言蚡短卒與俱棄市是二人始終之閒交  
友之分無一毫之不盡也若嬰之不知時變夫之無  
術不遜取禍之道甚於自戕則子雲謂之凶終亦宜  
矣然是言也特以答或者之問交也不主為修身慎  
行而發前既言餘耳則後不當以竇灌承之竊謂竇  
灌之問當為田竇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為  
大將軍方盛蚡纔為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  
子姓丞相縮病議置丞相太尉蚡又從籍福之說讓  
魏其為相而已為太尉又俱好儒術推轂趙縮王臧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為服制以興一太平此其



始吉也已而嬰一斥不復墨墨不得意蚡起爲丞相  
驕橫日甚而灌夫粗疏忿激其閒及夫得罪嬰之東  
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之復  
因言丞相短武安迺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  
士與論議腹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辟睨兩宮  
閒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顯戮蚡竟以  
被鬼誅此所謂田竇之凶終也雄著書以竇灌比餘  
耳誤矣

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  
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  
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復歸於一本非古  
真人而何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達道者能使  
三復爲一一復爲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

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宮神之舍則上丹田泥  
丸爲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  
爲氣海可爲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  
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  
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  
在脾臍與兩腎之閒以臍腎爲人受命之始則下丹  
田爲精之舍可無疑也又氣海有二舊說氣海在臍  
下素問則謂膻中氣海也直兩乳閒準素問所言則  
中丹田爲氣之舍可無疑也精舍諸下丹田矣氣舍  
諸中丹田矣神不舍諸上丹田將安所寓乎此三一  
之正處也道家雖以三丹田爲精氣神之舍而不著  
所處故爲別白之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爲二子陷莊周爲齊  
物之書其爲黃幾復墓志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訓傳

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問以逍遙游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鷓鴣之大鳩鷄之細均為有累於物則此言反與向郭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粗以及精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為戾耳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歐公黃楊樹賦首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勿質直而勿有下卽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云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語以夫為丈夫鄭之此說亦強為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汎說為人之禮前已有語尚不須此二字況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鏗鏘為美前無一言遽以若夫一言為喚句豈為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宗定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之前必別有語也

又準詔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安在蓋見

中國頗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旣言中國頗爲元昊所敗而後云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繫鈴卻猫之說爲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敵逼謀急於隳壞兩國之勢不覺言之之失也又以此爲上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石建白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辟之籍詣都亭奏記云乞回繆恩以光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蓋貪論議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淳南辨而有二字羨文此說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蓋二有字皆繫上一不字爲義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無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於今世必不能免蓋言時世濁亂莫不惡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魚有才故時世貴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時世疾之如是則苟有祝鮀之佞者便可以爲子朝之淫矣因文攷事大害義理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楊雄法言論淳于越曰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撓吳志王樓賀韋華傳評曰

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為幸  
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楊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  
予既辨之矣而陳壽所謂无妄之世則當為傳寫之  
繆王樓等當孫皓昏酣之際豈得為无妄之世哉此  
正無望之時也范曄博達之士苟以無望為无妄是  
進昏皓於三代令王之列也靈有是理乎以無望為  
无妄其為傳寫之誤較然可知矣

乾卦利見大人者二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見聲去  
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為二與五相見非其  
說也

詩序哀窈窕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謂中心怒之鄭  
康成箋詩其所改字多矣無如此說之疏

關關鳴鳩傳云睢鳩王睢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  
至也謂王睢之鳥雄雌情意至而有別按釋鳥注郭

璞曰鵬類今江東呼之為鵙陸機云幽州人謂之鷲  
而楊雄許慎皆曰似鷹尾上白數家說雖不同而俱  
以為搏擊之鳥也摯鷲古字通用鷲鳥以搏鷲為雋  
正雕鷹之屬也今鄭轉以鷲為至言雌雄情意至而  
有別然則亦穿鑿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為后妃既有關雎之德是  
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詩人之  
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  
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此  
說殊無巴鼻序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  
窕淑女宜為君子之嘉配也毛傳極為明白而鄭以  
三夫人九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  
仇怨此其為辭無乃太宛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逑

一句何緣該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於其閒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若菜流在水中可以為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配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萇直以流為水無此義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為思非也悠遠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之遠又遠而莫之得焉悠蓋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此說是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六

共七千四百卅字

###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七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于學士大夫譯經潤文雖有異于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為恨殆見世之為文之士大章短篇略無自己一字第剝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復寫之以為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為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于詞藻之華者故為別白之

陶淵明夏日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上人謂宓戲以上人杜子美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

林詩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蓋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黃謂伏羲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疏矣編纂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四氣調神大論曰道者聖人之愚者佩之王砮注云聖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砮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景帝子傳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韡曰爲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韡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對三雍宮及語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韡曰應劭于三雍宮下注云云據書傳查句

當于三十餘事下注釋

又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精微也韡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其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

又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

敬齋古今錄  
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以爲誤  
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  
未死孔子因路之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死將葬我  
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槨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  
路之辭云然

春秋穀梁傳曰雩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爲  
早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  
也請道去讓也註云四時之雩禮之常也旱而雩人  
之情也以請爲去讓是賤雨而貴旱也穀梁子之言  
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爲去讓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噫  
嘻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于詩也凡祀事有三  
曰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爲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  
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  
示其所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于鬼于褻于貪是以

爲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怪之  
依則鬼也朝夕巫覡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徼覬禱  
非其福則貪也今而曠早極矣齋心滌慮而請命于  
天何爲而不可也邪穀梁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讓  
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予于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  
霸之徒所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晉齊之間  
真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大備而  
霸書遂廢註曰按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  
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  
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  
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爲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  
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

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合然霸所造書初非鑿空  
敢爲臆說要是綴緝諸家之言以成之雖不得爲純  
是亦不得爲純非故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徒以樊並  
謀反迺黜其書況其後真古文復出乎真古文既出  
則此書廢之可也而直與之以偽造之名霸亦屈矣  
政以壁書未出霸說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  
免爲僞也春秋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至向子歆  
始治左氏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二傳曾不以爲僞  
而黜之也三家至今卒以並行于世何霸書泯歿而  
無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于今邪亦幸不幸存乎  
其閒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者無或廢  
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之注左傳韋昭  
之注國語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鄭服之通經未嘗  
有以一言僞霸者迨乎壁書再耀眾口囂囂而因以

僞之則霸之書豈真爲僞哉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  
聞于所聞而知之閒有異同及純駁而已彼公穀兩  
家繆誤瞭然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敢以訾公穀大  
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議之也班固藝文志云仲  
尼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故與左邱明觀魯史  
記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  
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  
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然則公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  
之學而鼓行幾何而不爲僞也以霸則未必僞而廢  
以公穀則道聽而與左氏並此豈非幸不幸存乎其  
閒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爲象膽以其味苦如  
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



竹艾班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  
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  
非也藥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為象膽為非此說  
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  
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  
殺象取膽為之凡使勿用雜膽者乃雷公之謬也而  
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別白甚  
矣

東坡論黃霸以鵠為神爵云黃霸本尚教化乃復用烏  
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蓋可疑也治以為不然夫兩  
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  
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况欲求如堯舜於變之  
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者君子所  
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

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為治若  
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  
數真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為稷契之時乎潁  
川之民得為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  
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  
使人人而為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  
驚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小數之假所以為大道之  
歸也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為  
洗垢求痕歟

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注云興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  
趨趨躍也阜螽蟻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  
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  
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  
負蟻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

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蟻李巡曰蝗子也  
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螽許慎云  
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曰草蟲正言草  
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啜啜而鳴阜螽躍而從之  
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為螽又以螽為蝗又  
雜以常羊負蟻蟻螽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  
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  
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葦好于草  
末折屈草葉以為巢窟處處有之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心五噉四時更見疏云  
柳五星釋天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鳥喙者  
柳星也以其為星之口故謂之喙李子曰三五者言  
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以為心噉非  
也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  
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治曰山海  
經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  
作長嘯者板本錯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簣簣林筵桂箭射筒劉逵曰筵是  
猿公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筵劉止解筵而不  
解筵字筵筵必一物或單稱筵或單稱筵而此賦板  
本誤以筵為林耳

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  
輿觀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  
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  
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  
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  
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尚書

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爲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  
縛手于後故曰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  
以爲穎達之言未必是遷之言未必非蓋大夫衰經  
非著衰經必齋持之也許公使大夫齋衰經士輿輓  
微子所以如是則齋而輿之者必其從者也宋世家  
又謂持祭器造于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  
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輓輿之類皆屬  
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  
手牽把之穎達以手縛不能爲用爲司馬遷之失此  
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  
者蓋其所采錄有或詳或略云耳

上古天真論曰男子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八八天癸  
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云上古之  
真人爲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敝天地中古之  
至人爲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亦歸于真人其次有  
聖人者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則亦可以百數前  
說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後說古之人皆壽是豈  
古人之形神精氣其所稟受者與今人異耶何壽夭  
相懸之甚也竊嘗攷自黃帝堯舜以降至于周之文  
武之時其君臣無不壽者蓋皆如素問所論知道而  
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其創功造事以利于生  
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  
所能彷彿者是何哉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  
壽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是亦  
可哀也已

濟南先生李廌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爲將以書攷之不  
言斬首坑卒者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  
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鞋曰兵固有賞

一而號十者若起殺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我既勝之矣我又從而大吾之功是以若此甚也雖然就使以十爲百以百爲千起之所殺猶近于十萬人則亦酷矣況其中亦有以實書者乎詩人有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之句以起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問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材論將方叔以心論將方叔其仁哉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鞵此客空彈禹貢冠薛逢上崔相公公車未結王生鞵客路空彈禹貢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于薛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則云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

夫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氣色粗惡難之則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發憤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然李泌所論與回紇可汗合骨咄祿和親終不許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事在貞觀三年韋曰哉德宗之爲君也自謂好推誠而喜折難以察察爲明自謂能納諫而喜人之從己以諾諾爲小心既不誠矣既懷諫矣復自謂與人較量理體夫埋所以定國是也體所以正朝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奪人之理以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諫飾非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

張文潛書鄒陽傳云鄒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

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按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矣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從者有遂事者據二傳所載蓋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

于本傳其求解殺盜事必主鄒陽而安國特遂事焉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于本傳而略附于鄒陽傳中也宛邱以此爲班固之誤治以爲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笑語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更道劉王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陽侯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學歐陽公疑之以爲學字無所出治謂學乃學字之誤故又轉而爲翟也爲儒不得爲翟爲翟不得爲儒豈以先生兼是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故予以學字爲斷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鞞兒末厥兵歐公云末厥亦當時語予景祐閒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爲多識

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治  
曰末厥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爲當時語亦自不知  
爲何義大抵末厥者猶今俚語俗言木厥云耳木厥  
者木強刁厥之謂

歐公所撰王德用神道碑康邦煩人衛議皆同押又晏  
元獻碑氏裔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  
其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  
有譏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  
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  
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  
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元亨者又合  
而爲一事也利貞者又合而爲一事也故爲文言前  
段則云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

事之幹也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  
性情也又坤之繇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亦以此  
四德析之爲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  
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  
可無憾矣甞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聞道爲  
聞世有道外矣然舊說云然者意謂孔子天縱將聖  
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者蓋因衰世敗俗  
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爲人者多其爲己者少此  
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者以爲疾世非也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舊  
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說殊  
繆蓋籍在顧賴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無所顧籍  
矣而韋書記有哀矜于我也籍在之籍音去聲若言

無籍在為無籍在朝列則何得以有哀憐為對耶  
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宛  
轉滿座涕潺湲按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  
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然則弟子所  
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子美謂為開元曲者  
意以為其曲雖盛于天寶而原其所自來則開元時  
已有之矣故雖天寶之曲命為開元亦自無傷也  
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編籍  
然甚隆盛也狼籍則狼亂之意故孟子謂狼籍人也  
于其名聲言之非所以為美矣  
內經言賢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于道亦游  
于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于神亦妙萬物而為言不  
作強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  
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

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  
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  
雜傳記類中載圈稱陳雷風俗傳三卷而于地理類  
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  
類中言二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  
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  
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  
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  
家無乃太汎濫歟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  
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咒修  
攝靈驗變化等為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景先  
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真論三卷此  
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真子十二  
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而已張志和一人

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淨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皆不可得而攻之也

豐卦彖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闡大之大大止一音耳至于是發音爲闡大之大豈大小之大別有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①使大原孔疏意祇是附王注云爲之說耳夫訓詁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申此說固無不可者余但不知王所謂音者何音也

琴賦閒遼故音痺弦張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之斂聲也東坡志林註曰稽康賦琴自說琴德必不得說琴病若謂音痺爲斂斂則正是說琴病耳稽旨必不其然竊意閒遼爲徽外音痺爲聲緩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爲來

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所貞疏因言懷來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爲得伊川以懷爲蓄以得童僕貞爲童僕亦盡其忠信誠得之矣于羈旅之中懷蓄資貨苟不有忠信之僕則害或及之惟得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客于所處不得其次而得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爲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其義似短旣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則我心奚爲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爲二字大是牽強資斧不相爲對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羈旅于外艱苦備嘗其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亡一矢餘矢尚多故矢雖少詘志不能伸而終以譽而獲



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得國蓋類此爻始小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盛位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終得美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注甚明而伊川以為逮與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也必不可從

又上九象曰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之資不在于難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順德于躁易而終不自聞知程說喪順德於躁易誠優於王但以為終不自聞知則卻與本文不合其終莫之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為辭六五上九俱在羈旅之時但六五則以柔處中故終以見譽上九則用剛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為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氏以為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于陽剛中正之大入則為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于大人未必不為過如王說則是利在于大人如程說則是利在于見者二說程氏為長大人之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公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乘乎剛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焉二說王氏為長又田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程氏云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子曰三品具見于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氏乃于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為一品又以徒御為一品夫頒賚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而分為三品若復以徒御

參之為品則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于謙巽故有悔程謂巽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戒五也程說長

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說終于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盼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斷也是以資斧為二物矣蓋程于旅卦已解于貨財器用于此不得不為是說耳

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于巽至于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于爻辭已注正道為凶則是與王意脗合于象辭乃再改為疑而斷之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

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極于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于巽順而反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惟顏子為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羣弟子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也然其于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蓋利有二有便利之利有利欲之利二者雖不同而莫逃于聖人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于聖人之至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耳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愛人

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為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于天下易所謂顯道仁者克己復禮以為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東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攷之度數足知說者之妄

敬齋先生古今難卷七

共七千六百七十五字

敬齋先生古今難卷之八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此家語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慎子慎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眾且子襄藏書于屋壁為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大耀于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已可以發願國家萬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

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既除矣學校庠序既興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而既爲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則繼之爲文景之世于雅莘莘天下文明又非孝惠時比其爲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爲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絲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懲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不廢也夫爲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蔚興之時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書

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爲之蓋簡策之類穎達謂爲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聞用字與前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如若一也然有時而爲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爲往如棠觀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爲順欽若昊天之类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之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剝至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爲

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為純乾之體三三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一變而為遯三三再變而為遯三三三變而為否三三四變而為觀三三五變而為剝三三六變而為坤三三七變而為復三三也由是而言則輔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楮氏莊氏改日為目謂欲見陽長須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穎達此意取為康成所挽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于數者也然過泥算

數每每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

坎卦象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為險陷之極以後為險難未盡雖象爻各為之說而中閒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倣落權輿始也是皆以一字為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者何為而為始也蓋五量皆生于權衡故謂權為始若輿則載也運行莫先于此故謂輿亦為始孟子云朕載自毫意出于此然攷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倣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以命之

鄰韻而協者詩家閒用之謂之輓轡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為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

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絲醪今日醉細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閒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作穠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韻穠穠同音醜又而容切穠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旣言棠棣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穠者蓋古字通用

楚郊敖左氏則名之麋公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其跡安可盡信哉

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注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衛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爲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

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  
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旣云若之何不弔  
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於天也且客  
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己愆以相慰諭然後弔禮  
成焉謂天作淫雨害于棗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  
弔道已愆也今俱以爲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曰淫  
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  
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魯不弔衛宜事異  
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  
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  
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  
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窒審之文則不完故爲辨之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爲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  
曰君子以爲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  
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和甫得竹云陰雨打  
葉時曲肱自晏息心游萬物初何處尋轍迹竹雖一  
草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  
徒一時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覆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  
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大  
拘純于爲玄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  
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  
矣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宮則凶咎  
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  
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  
凶咎爲哉究其大旨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

善相尋吉凶同域福或基于危駁之中禍或胎于通  
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  
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  
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于尊  
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以為  
不當然卑者輒為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為  
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  
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  
居尊者之禮因以為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  
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為不當焉  
高祖隆準龍顏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  
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重出今不重出而單發拙音  
是亦好異之蔽也譬如閉門之閉本讀音算又方結

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為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  
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  
欲作一篇自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  
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嫫祖為黃帝  
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  
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  
是為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  
嚳嚳父曰嶠極嶠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  
嚳至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顓頊  
為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助娶媿訾氏女生摯帝嚳



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立尊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

立尊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旣不以立尊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按五嶺橫列于虔榔桂道之間北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見一時相慕戀云耳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摯也矩法也君子有摯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摯也之摯苦

荷齋古今黃八  
結反晦菴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爲之則也音戶結反李子曰鄭朱兩說俱未爲得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方正之具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故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菴乃引莊荀以絜爲圍束圍束其矩是何等語耶借曰以物圍束爲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屬借又曰絜爲則而矩爲法例言之以爲法則而其法則之道亦不成語也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曰知止則

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泊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辭也此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大抵晦庵之論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爲秋風所破歎雖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婿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意

蓋其詩末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  
此論甚好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  
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  
以爲小車非也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  
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爲舉子  
以小本文字著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雖  
聖人之知未能僂指楊氏云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  
疾速指陳僂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  
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楊說宛轉不著明  
大抵僂曲也未能僂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數也或  
以僂縷古字通用謂不能覩縷而指數之也楊氏以  
僂指謂爲疾速指陳者特牽何休之說耳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  
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  
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明也望則月滿之時朔則日  
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安知  
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  
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云不誣方將庶必賢于  
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爲不敢妄  
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賓主風流賢  
于昔日也而張銑以爲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代以  
我爲賢誤矣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  
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

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衛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昵毛傳云如荑之新生正義曰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又邶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毛傳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共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善曰掇拾也丹荑赤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又顏延年和謝監靈運云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畱荑尚曰畱荑香草緒風相續不斷之風善曰楚辭畦畱荑與揭車王逸曰畱荑香草也又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茵銑曰荑茵初生草也又梁邱遲希範侍晏樂游苑送張徐州

應詒云輕荑承玉輦細草籍龍騎良曰荑草之初生者又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心契九秋幹目玩三秋荑銑曰九秋幹松之類荑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云原隰黃綠柳墟囿散紅桃銑曰荑嫩枝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乎也荑與稊音義同又易大過枯楊生稊王輔嗣云稊者楊之秀也疏云稊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爲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荑而應邵風俗通乃云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近世渭上翁蕭真卿辨者以爲荑者芽生纖嫩可愛手指纖柔亦如荑之初生可愛非取荑之碗折而不柔也應說爲非然細攷之應固爲非而蕭亦未爲純是也手如柔荑本謂如初生之草而應謂茅始熟中穰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荑之碗折而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曷嘗有取碗折之

意乎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一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一好之說也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楊倞注云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楊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而無雜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

則譬如目之于五色耳之于五聲口之于五味心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等語故其下文繼云是故權利不能傾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如倞所釋則前後之文舉不類矣倞又云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當見之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蓉也杜誤以芰爲蓮

左太冲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

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  
左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則  
云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  
謳感驛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  
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賦則云巨鼇負首冠靈山  
大鵬續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  
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  
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蕭氏公論載魏書郭祚謂李彪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  
饒爾而獨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人之所出  
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今世俚語謂假  
寬前人則為與些田地此甚有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他人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  
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李賀雲裾數幅躡雁沙謂裾似雲步似躡沙之雁也或  
云沙當作紗祇言裾之長也

張平子二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切期不  
隄豕陔注云隄崩也壞也陔落也賦又云河渭為  
之波盪吳嶽為之隄雉堵注云隄堵崩落也賦又云  
既定且盪焉知傾隄左思吳都賦云其于珍賂則云  
精曜潛頰古若隄直山谷劉逵注云若者言其有  
如若隄而隄落山谷者然則隄字或音豕或音雉陔  
字或音豕或直氏反皆崩壞墮落之謂也

又二京賦天命不諂疇敢以渝杜預注左傳以諂為疑  
今劉良以諂為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啟  
其心人基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  
云超殊榛帶飛颺辭綜曰帶捎取之也李善曰帶大  
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帶竹或是此字賦又云

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辭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辭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日不知疲應瑒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云父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爵卓不羣臨組不肯緹對珪靈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緹對珪靈肯分按魏志云文帝為五官中郎將瑒為文學瑒為丕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為江左莫及

二君製作必不剝掠前人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是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為已有耳謝詩復云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為疵類此豈率爾而為之耶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既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真為蛇畫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左太沖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

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  
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  
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歸來  
鬻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  
巷以席爲門鄭玄禮記注之曰負之言背也李善以  
負郭爲背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鄭玄語也負大槩言  
其靠城郭爾

孫子荆陟陽侯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又左  
太冲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落李善同注  
云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  
嗟憂歎之辭啐蒼憤切然則咄嗟者驚歎之謂也或  
改石崇傳咄嗟而辦爲啐嗟而辦者強爲說耳  
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

慟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  
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  
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  
跡獨駕不由逕路至于車跡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八

共七千五百十二字

